

青铜葵花获奖作品 青铜奖
BRONZE SUNFLOWER CHILDREN'S FICTION PRIZE



将军胡同

史雷 / 著

天天出版社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儿童小说奖
Bronze Sunflower Children's Fiction Prize

Bronte Sunflower Children's Fiction Prize



将军胡同

史
雷／著



天天出版社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将军胡同 / 史雷著. --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5.7

(青铜葵花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16-1000-6

I. ①将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35949号



责任编辑: 王 苗

美术编辑: 王 悦 林 蓓

责任印制: 李书森 康远超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E-mail: tiantianch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张: 7

插页: 2

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05 千字

印数: 1-10,300 册

ISBN 978-7-5016-1000-6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序言

曹文轩



「青铜葵花」是一项儿童文

学奖，它的对象是儿童，而儿童

决定了未来民族和人类的品质和

质量。道义、审美、悲悯情怀等

大概是这一奖项永恒的取向。



“青铜葵花”是一项文学奖，像所有有着新型文学主张的文学奖一样，此奖也是一项对文学的解读和阐释。

何为文学，文学何为？文学的根本使命大概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，有此使命无疑是崇高的。实际上，我们的文学先人一直是这样看待文学的。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，是因为人们发现文学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净化。人类完全有理由尊敬这样的文学史和文学家。文学从开始到现在，对人性的改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。在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里，有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文学，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中，我们只要稍加分辨，就能看见文学留下的痕迹。没有文学，就没有今日的世界，就没有今日的人类。人类应当像仰望星辰一样，仰望那些创造了伟大作品的文学家。没有文学，人类依旧还在混盲与昏暗之中，还在愚昧的纷扰之中，还在一种毫无情调与趣味的纯动物性的生存之中。

文学要有道义感。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道义为宗的。必须承认，固有的人性远非那么可爱和美好。事实倒可能相反，人性之中有大量恶劣的成分。这些成

分妨碍着人类走向文明和程度越来越高的文明。为了维持人类的存在和发展，人类中的精英分子发现，在人类之中，必须讲道义。这个概念所含的意义，在当初必然是单纯和幼稚的。然而，这个概念的生成，使人类走向文明成为可能。若干世纪过去了，道义所含的意义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演进。但它也慢慢沉淀下一些基本的、恒定的东西：无私、真挚、同情弱小、扶危济困、反对强权、抵制霸道、追求平等、向往自由、尊重个性、呵护仁爱之心。人性之恶，也会因历史的颠覆、阶级地位的更替、物质的匮乏或奢侈的原因和作用，时有增长和反复。但文学从存在的那一天起，就一直高扬道义的旗帜，与其他精神形式，比如哲学、伦理学等，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着人性之恶，并不断地使人性得到改善。

当年，徐志摩先生是这样理解文学的。他说：“托尔斯泰的话，罗曼罗兰的话，泰戈尔的话，罗素的话，无论他们各家的出发点怎样的悬殊，他们的结论是相调和呼应的，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。他们柔和的声音，永远叫唤着人们天性里柔和的成分，要它们醒来，凭着爱的无边的力量，来扫除种种障碍我们相爱的势力，

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狂疯，来消灭种种束缚我们的自由与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。这些宏大的声音，正比是阳光一样散布在地面上，它们给我们光，给我们热，给我们新鲜的生机，给我们健康的颜色……”没有道义的人类社会，是无法维持的。只因有了道义，人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，才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景观。一件艺术品，如果它不能向我们闪烁道义之光，就算不上一件好的艺术品。

今日的人类与昔日的人类相比较，其区别在于今天的人类有了一种叫“情调”的东西。而在情调的养成中间，文学有头等功劳。人类有情调，使人类超越了一般动物，而成为高贵的物种，情调使人类摆脱了猫狗一样的纯粹的生物生存状态，而进入一种境界。在这样的境界之中，人类不再是仅仅有用一种吃喝以及其他种种官能就能满足的快乐，而有了精神上的享受。一有情调，这个物质的生物世界从此变了，变得有说不尽的或不可言传的妙处。人类领略了种种令身心愉悦的快意，天长日久，终于找到了若干表达这些感受的单词：静谧、恬淡、悠扬、忧郁、肃穆、朴素、高贵、典雅……文学形式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

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。文学，能用最简练的文字，在一霎那间，把情调的因素，输给人类的血液与灵魂。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泰戈尔、海明威、屠格涅夫、鲁迅、沈从文、川端康成……一代一代优秀的文学家，用他们格调高贵的文字，让我们的人生，变成了有情调的人生；从而使苍白的生活、平庸的物象，一跃成为可供我们审美的东西。情调，改变了人性，使人性在质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

“青铜葵花”是一项儿童文学奖，它可能更在意我们以上所说的文学原则和景象。因为它的对象是儿童，而儿童决定了未来民族和人类的品质和质量。道义、审美、悲悯情怀等大概是这一奖项永恒的取向。

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在第一届“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”
颁奖典礼上的讲话

目录



第一章	大红门 / 1
第二章	铁弹子 / 32
第三章	美猴王 / 64
第四章	老黄忠 / 80
第五章	鱼美人 / 108
第六章	石唐山 / 126
第七章	铁苍狼 / 149
第八章	六月雪 / 170

《将军胡同》名物考（侯晓晨） / 193

《将军胡同》专家评语（刘绪源、徐坤、洪清波） / 211



大红门

第一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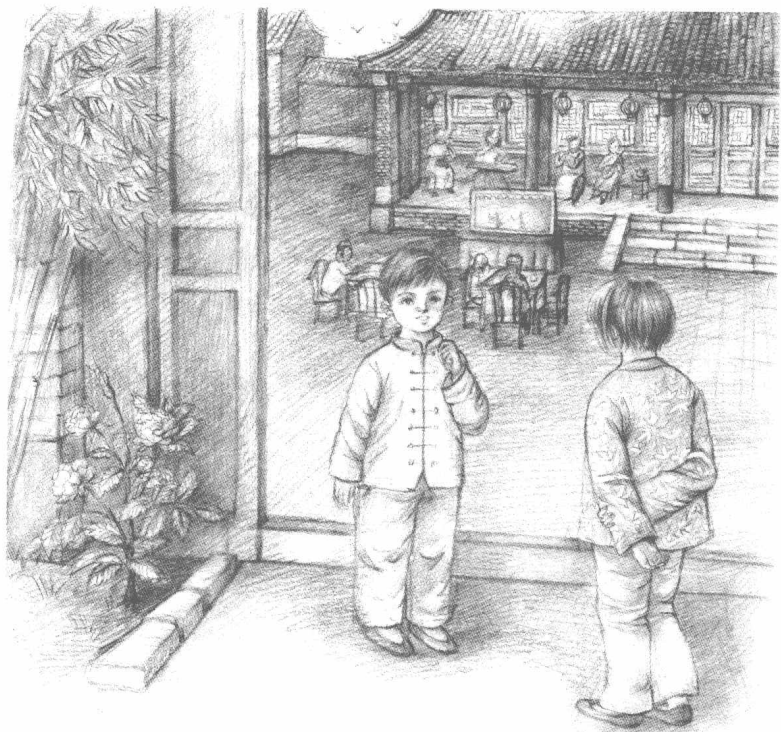


—

金殿当头紫阁重，
仙人掌上玉芙蓉。
太平天子朝元日，
五色云车驾六龙。

.....

院子里临时搭建的幕布上，长庆班的皮影戏《二度梅》刚刚开唱。这一天是小暑，也是姥爷的六十大寿。不过，八岁的我对这类才子佳人戏根本不感兴趣。我急着去东院看二舅的鸽子。在路过垂花门时，我看到一个穿蓝色碎花上衣、



留短发的女孩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花坛里一丛盛开的红月季。女孩的年龄明显比我大。

我家的院子原先是奉国将军的府邸，朱红色的院门高大气派，将这纯朴打扮的女孩映衬得格外显眼。

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女孩将目光抬起，羞涩地看着我。



她的面色白里透红，柳叶似的眉毛，泉水般清澈的眼睛。

“这花叫红帽子，姥爷最喜欢的月季，你是……”
我从没见过这个女孩。

“我叫秀儿，长庆班的，来给老爷祝寿。”女孩的声音如西山樱桃沟里流淌的溪水，格外清亮，“爹在前院演戏，让我跟这儿候着。”

一个多月前，姥爷收到秦四爷的请帖，秦四爷五十五岁寿辰。秦四爷曾和姥爷一块做外馆贸易。可姥爷却犹豫再三。

姥姥劝他：“还是去吧，毕竟是多年的老哥们儿了。”

姥爷没好气地问：“你知道新民会是什么玩意儿吗？你知道小狗子现在是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什么玩意儿？什么东西？”姥姥问。

“不是玩意儿！不是东西！”

打这以后，我就知道新民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组织，而小狗子则是秦四爷的小儿子秦孝天的乳名。

但姥爷还是闷闷不乐地去了，估计是抹不开面儿，回来后却不停地夸：“地道！真地道！”



我们都没听明白，姥姥问：“什么地道？”

“小狗子从天桥找的唐山皮影戏班，唱腔好，地道！”

“唐山的皮影能有咱城里的好？您不是听着新鲜吧？”姥姥不信。

“不懂了不是，要说咱城里的东派皮影还是源自人家滦州影呢，也就是唐山皮影。”那天姥爷很高兴，耐心地给我们解释。

“你是小少爷吧？你怎么不去看戏？”秀儿问我。

“看不懂。姥姥说今天演的都是给姥爷看的戏，明儿才演我喜欢的。”

“你喜欢什么戏？”秀儿接着问。

“《瓦岗寨》《打登州》……”

“这些戏我也会，赶明儿我给你演。”秀儿爽快地说。

一群鸽子带着悦耳的哨声从我们头顶飞过，优雅地落在东院的屋顶上。

秀儿惊叹道：“这些鸽子真漂亮！”

“那只最漂亮的叫‘四块玉’，你看它脑袋、脖子、翅膀还有尾巴都是白的，它可会翻筋斗了。”我热情



地向秀儿介绍着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东后院。

东后院里，赵姨正挥舞着一个绑红绸布的竹竿，一边轰着鸽子一边劝：“祖宗们，再多飞会儿，二少爷要是回来看见你们长膘了，要埋怨我的。”

二舅去年考上的辅仁大学，学校就在什刹海边上，离家很近，一个星期回来好几次。每次回来一看完姥爷姥姥，就直奔东后院看他的鸽子。可是，最近尽管学校放了暑假，二舅却很忙，两个星期都没回家了。

“哎哟，小祖宗，你怎么又跑这儿来了？”赵姨看到我立马紧张起来，“又来看孵出小鸽子了没有？”

“您不是说就这几天了吗？”我被赵姨堵在鸽棚外。

前些日子，二舅特意交代赵姨，鸽子孵蛋时，不能让我进去。

“没呢，就是孵出来你也看不见，就算看见了，也没什么好看的，还都光屁溜儿呢。”赵姨看见我比鸽子见了我还紧张。

“哎哟，这是谁家的姑娘？长得真俊！”赵姨瞅见我身后的秀儿。

“她叫秀儿，长庆班的。”我替秀儿回答。

“秀儿，这名字吉祥。”赵姨的脸乐得像怒放的月季。



“姨，您吉祥！”

“哎，吉祥！吉祥！瞧这小嘴儿甜的。”赵姨高兴地胡噜着秀儿的脑袋，满脸怜爱，“多大了？”

“十岁了，姨。”秀儿回答。

“十岁？属大龙的？”

“嗯哪。”

“这么小就出来了？你娘放心吗？”赵姨把手放在秀儿单薄的肩上，关切地问。

“我娘没了，只能跟着爹出来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听到这话，赵姨心疼地一把将秀儿搂在了怀里，问道，“你们住哪里？”

“城里住店要花钱，我们住西直门外。”

这时，门房老刘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：“快！老夫人胸口又痛了，老爷叫你快过去。我得赶紧套车请大夫。”

姥姥的病是去年夏天落下的。

二

去年那天，我正睡午觉，突然听到有人用拳头擂门。

“咚！咚！咚！”



这声音非常焦急，非常急迫。

隔了一会儿，见无人开门，一个嘶哑的声音从大红门外传来，“老刘，是我，开门。”

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。

我跳下炕蹿出房门，看到门房老刘正隔着门缝向外瞅，一边瞅还一边嘀咕：“闹鬼了！这大白天儿的……”

老刘越瞅越不敢开。

这时姥姥从北屋走出来，喊：“快开门，我听出来了，是大小子。”

姥姥听出那个嘶哑的声音出自大舅。

当大红门打开的一瞬间，我们三人都惊呆了。

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踉踉跄跄地迈过门槛，跌了进来。

“妈！”这人喊。

“大舅！”我冲他喊。

“怎么了这是，啊？怎么浑身血乎啦的？”姥姥惊呼。

老刘赶紧把大红门关上，我发现大舅和这大红门竟连成了一片。

老刘扶着大舅坐在院里的石凳上，赵姨递上了茶



水，大舅显然是喝得太猛呛住了，不停地咳嗽，急得姥姥一边在他后背上拍，一边焦急地用毛巾擦他头上的汗。

擦着，擦着，姥姥突然背过了气去。

按姥爷的说法，大舅放着好好的学不上，偏要去参加学生军训团，结果随赵登禹将军从南苑撤退时，在永定门外大红门附近遭了日军埋伏。

大舅属虎，姥爷说虎就是大猫，猫有九条命，也就是命硬。果然大舅身上的血都是同学和战友的。可姥姥自打这以后，就埋下了病根，时不时地就会心口痛。

大舅回来没几天，就和同学南下到良乡找部队去了，说是不当亡国奴。

之后不久，全城的人都成了大舅不愿当的亡国奴。

此时，姥姥闭着眼睛躺在炕上，一只手放在心口处，脸色蜡黄，嘴角微微翘起，像是呻吟得已没了力气，汗珠正不停地从头上渗出。

“姥姥。”我一头扑在她身旁。

姥姥艰难地睁开眼睛，想说点儿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。